

硝烟中的灯火

漫漫长征路，一首《国际歌》曾穿透烽火硝烟，萦绕在红军官兵耳畔，随军步履广为传唱，成为官兵的精神食粮。

远道而来的外国传教士勃沙特，曾跟随红6军团行军许久。他在自己的著作《神灵之手》中，留下了一段记录，成为红军行军途中教唱《国际歌》的鲜活佐证。

红军学唱《国际歌》时，战士们不明白歌词中“英特纳雄耐尔”的意思，请勃沙特解释一下。勃沙特从共产主义联想到英文“国际”这个词，便告诉了他们。搞懂词的意思后，红军官兵再教唱起来就顺畅很多。

后来，红2、红6军团从湖南桑植开始战略转移，《国际歌》的旋律也一直伴随着他们。目睹这些场景的勃沙特，内心深受触动。他起初不明白这些中国农民的儿子，在颠沛流离的征程中，为什么对一首外国歌曲如此痴迷。后来他明白了。彼时的红军官兵，虽然很少读过书，但深深认可歌词中“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，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”的道理和信念。那些未经雕琢的嗓音，唱出的是对身份的认同，而教唱过程本身，便是一次精神的洗礼。

这个场景并非孤例，许多史料中记载了红一、红二、红四方面军官兵学唱《国际歌》的片段。在行军途中、宿营地、群众集会的现场，常有红军指挥员或宣传队员带着战士们一遍遍高唱《国际歌》。那些不懂音律的农民子弟，唱着“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，也不靠神仙皇帝。要创造人类的幸福，全靠我们自己”的歌词，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归属感。

战斗中，《国际歌》每每成为提振官兵士气、激励官兵勇敢冲锋的嘹亮号角。1935年4月，红4团政治委员杨成武率部逼近贵阳城郊。他们接到的命令，是佯攻贵阳，声东击西，牵制守敌。杨成武后来在回忆录中，记下了当时的场景：“我们还把人集合起来呼口号，高唱《国际歌》，说也奇怪，敌人龟缩在城里，也不还枪。”

激昂的旋律在城垣间回荡，像无形的巨浪拍打着守军的耳膜与心房。那歌声穿透城墙，或许让一些被迫当兵的贫苦子弟，第一次听到了另一种声音。这歌声，成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精神武器。

如果说战场上的《国际歌》是投向敌人的匕首，那么雪山草地上的《国际歌》，便是抚慰人心灵的暖炉。

泥泞、饥饿、寒冷、高原反应……那片“死亡陷阱”一次次考验着红军官

《国际歌》与长征的和鸣

余海玉

兵的身体极限。其间，一个令人动容的场景，被毛泽东同志的警卫员吴吉清记录在回忆录《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》。

长夜笼罩草地，夜色漆黑如墨。雨刚停，寒风呼啸不止。连续多日的饥饿与跋涉，让红军官兵身心俱疲。吴吉清和其他警卫员围坐篝火旁，有的烘衣服，有的低语着白天的艰辛。忽然，不远处传来了低沉而浑厚的歌声：“起来！饥寒交迫的奴隶，起来！全世界受苦的人！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，要为真理而斗争！”

起初只是一个人的歌唱，然后是

第二个、第三个……很快，自发的合唱从四面八方汇拢而来，汇聚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。篝火摇曳，跳动的火光映照着一张张坚毅质朴的脸庞，嘹亮的歌声回荡在茫茫草地之上。

吴吉清写道：“听到歌声，主席也从那用被单支起来的穿风漏雨的‘帐篷’里走出来，望着篝火连营的草原，听着此起彼伏的《国际歌》声，他那高大的身影在夜色朦胧之中伫立了许久……”

这一场景，胜过千言万语。领袖与战士心意相通。在熟悉的旋律里，疲惫、绝望、迷茫被涤荡一空，只剩下纯粹的信仰在燃烧。这穿越暗夜旋律，成为长征中温暖的慰藉。

风雪尽头是春明，黑暗尽头是曙光。当战火暂歇，捷报传来，《国际歌》又化作昂扬的胜利欢歌。

1935年9月，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在望。队伍途经甘南通渭县城时，群众热烈欢迎。成仿吾同志回忆，那天傍晚政治部搞了文艺晚会，戏台就搭在城外河滩上，各部队集合后全体高唱《国际歌》，歌声响彻河滩。那歌声中飘荡的无疑是对胜利的期盼和即将赢得胜利的喜悦。

当各路红军主力跨越千山万水、冲破重重封锁，最终胜利会师，历经生死考验的官兵相拥而立、热泪盈眶。硝烟未散的原野上，没有盛大的礼乐仪式，却有《国际歌》和各种曲调的欢歌连绵不绝。雄浑的歌声里，藏着九死一生的坚守，藏着攻坚克难的豪迈，也藏着对“英特纳雄耐尔”终将实现的坚定信仰。

这歌声，也承载着先烈浴血前行的悲壮。当一个走向刑场的人独自清唱这首歌时，那穿透黑暗的声音令无数人为之动容。

1935年6月18日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，气氛一片欢腾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就在这一天，远在福建长汀，国民党军荷枪实弹的士兵正押解着瞿秋白走向刑场。沿途，瞿秋白神色淡然，用俄语清唱着那首自己翻译的《国际歌》。歌声不紧不慢，从容得令人心碎。

这是一曲多么悲壮的交响——中央红军的主力在向西安围中跋涉，而我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，在东南大地的刑场上慷慨就义。远隔千山万水，音讯断绝，但他们唱响的，是同一首歌。瞿秋白的歌声，是长征铁流之外的另一条精神支流，最终汇入同一条信仰的大江。

如今，那支衣衫褴褛的队伍，已隐入历史的烟云，但歌声从未消散。它融入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，成为文化血脉中滚烫的基因。在新的长征路上，“团结起来到明天”的熟悉旋律仍在我们心头激荡。



谁又能说这里不是鼓浪屿的一处风景呢？有一代代心怀梦想、坚守海防、不怕牺牲的军人守护，这处风景将会越来越美丽——

三位班长

王子君

作家走军营

如果不是军营大门特有的样貌和门墙上“鼓浪屿好八连”的题名，以及岿然而立的哨兵，我会以为自己来到的不是一座军营，而是一个风景点。

是的，该连营区坐落在著名的鼓浪屿，依着错落层叠的岩石山峦而建，环境优美，与“鼓浪屿好八连”荣光辉映。

从该连荣誉室出来，我见到了两位班长：赵徐凯、陈志滨。赵徐凯相貌俊朗，陈志滨身材健硕。他们的肤色都呈古铜色，那是训练场上风吹日晒的印记。

陈志滨是河南周口人。老一辈缺水怕了，才给他取了带三点水的“滨”字，希望他这一代人不再受无水之困。能到海岛驻防，真不枉这个“滨”字了。

陈志滨自小习武，年少时在少林塔沟武术学校专修散打，高中毕业就参军了。拥有武术底子的他，刚入伍时有些心高气傲。也确实，新训期间，他比同期新兵要轻松很多。虽然他不炫技，但往那一站，铁桩一般的姿势就让人感到压力。

军队是一座大熔炉。当时还是副班长的赵徐凯和另一位老班长，决定将这块生铁好好炼一炼，炼成一块钢。

一次连队组织构筑掩体训练，陈志滨挖掘的速度远超其他人，三下五除二就挖完了。可一查验，他挖的掩体长宽、挡墙厚度、稳固度等都不达标。老班长当场板起了脸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严厉批评他浮躁自负、敷衍了事，并勒令他重新构筑。

陈志滨心里不服。完工后，他满心委屈，默默地躲到一边。这时，赵徐凯出现在他的面前，和风细雨地说：“班长批评得对。战时工事不达标会危及生命啊。”

随着时光流逝，老班长和赵徐凯一套“黑脸严训、笑脸疏导”的带兵方法，逐渐改变了桀骜不驯的陈志滨，让他懂得了集体高于个人的道理。

今年是陈志滨当兵的第8个年头。入伍后，他参加过各类比武，第二年就立了三等功。担任班长3年以来，他带出多名优秀骨干，带领班里战士拿过全旅“铁人五项”第一名。我夸赞他说：“8年就获得这些荣誉，你了不起呀。”陈志滨却谦虚地说：“是连队培养得好。我们连优秀战友还有很多。”

赵徐凯也是在部队磨练好性子的。高中毕业后，赵徐凯从浙江金华入伍，开头几个月感到日子格外难熬。他脾气冲，遇事爱和人争执，因此常常被老班长批评。服役第二年，他真的萌生了退役的念头。可带兵严厉的老班长，这时却“婆婆妈妈”起来，不厌其烦地劝他留在部队长远发展。这番劝说起了



作用。在老班长的引导下，赵徐凯终于学会了收敛锋芒，下决心扎根军营。10年间，赵徐凯带出许多连队骨干，其中多人在上级比武中夺得不错的名次。

两位班长说话三句不离“老班长”。看来，老班长是他们新兵训练时期的引路人，何不也请来采访一番？可他们说，老班长已经退役了。“我们和老班长一直保持着联系，也十分想念他。”老班长叫李其超，是藏族人。战友们私下里打趣他是“包公”，远远看见他都会下意识挺直腰板。

严出于爱。他坚信严训才能出精兵。一茬茬新兵总是一开始畏惧他，到最后发自内心地敬重他。

2022年12月，李其超脱下军装，回到故乡四川阿坝州。当年他带过的战士们身上，多少都有他的影子。

“在这里驻岛，你们最开心的事是什么？”我话锋一转。

赵徐凯的脸上立即笑开了花，说道：“家属上岛。”

赵徐凯2023年结婚，妻子在医院工作。去年，这对夫妻有了一个孩子。今年3月，妻子第一次带孩子上岛，住了3天。这段美好时光，为他寻常的军营生活添了一份暖意。

陈志滨对我的提问没有着急回答，仿佛陷入了沉思。从交谈中我能感受到，陈志滨守岛的日子不是没有快乐，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当新鲜感褪去，日常的喜怒哀乐都归于平淡。也许大多数老兵都有同样的感受，军营里的一切都深深融进他们生命里，如同每一次的呼吸。

陈志滨谈及军营日常的琐碎，说到前期一次紧急拉动时，语气加重了些。夜晚熟睡时，他们接到出动命令。所有人匆忙集结，直到半夜才休息。他对我说：“这次紧急拉动，让我

真切感受到一种临战氛围，也明白了守岛备战的深意。”

“有战争就会有牺牲，你们不怕牺牲吗？”我追问道。

陈志滨摆了摆手：“不怕。我们每个人都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。”

我夸赞他们觉悟很高。赵徐凯说：“这是军人本分。”

望着年轻的两个班长，我思绪纷飞。老班长带赵徐凯、赵徐凯带陈志滨，带出了他们身上的勇气、责任以及担当的情怀。一块块好钢，就这样炼出来了。3位班长，让我感受到一种精神的传承。

我们一边闲聊，一边沿着他们平时的巡逻路线走着，沿途风光美不胜收。

我忍不住想，他们在风景区驻防，巡逻途经这些美景，也不能停留，看游客自由自在地游玩，会不会心生羡慕？会不会感到一种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的诱惑？

“不会！”陈志滨回答得很干脆。他说：“老百姓称我们是‘鼓浪屿上最亲的人’，这是信任。守不住初心，这个信任就没有了。”赵徐凯补充道：“连队的荣誉是我们前行的动力，也是一种无形的约束。”

离开海岛前，我加上两位班长的微信。赵徐凯的微信头像是一幅婚礼照片。绿意葱茏的背景中，新娘头戴花冠、手举鲜花，穿着一身缀满花饰的淡紫婚纱，和新郎赵徐凯相依在一起，整个画面充满浪漫的气息。这是今年3月9日他们举办婚礼时拍摄的照片。我问道：“你们2023年结婚，为什么今年3月才举行婚礼？”他说，几次定了婚礼日期，都是因为工作任务冲突推迟了。

我回想起刚刚走进“鼓浪屿好八连”营区的情景，心中充满感慨。谁又能说这里不是鼓浪屿的一处风景呢？有一代代心怀梦想、坚守海防、不怕牺牲的军人守护，这处风景将会越来越美丽。

校准弹道

武警某支队二级上士 龙海生

偏差竟达半米。

那场考核的成绩，让我难以释怀。帕米尔的长风，吹偏的不只是弹道，还有一名狙击手积攒已久的自信。自那以后，高原上的风速、风向、气温变化等，一一被我写进手记。每一次裹着帕米尔高原的砂石，日夜拍打着大地。它在考验这里的一切——考验草木的根有多深，考验雄鹰的翅膀有多硬，也考验一个兵的信念、毅力和骨气……

天刚破晓，靶场一片寂静，我们早来到阵地。我如往常一样先摸出揣在作训服内袋里的战地手记，翻看并记录着。本子封面被风沙磨得发白，页边卷成波浪。12年，10万多字，纸页间留存着我与手中狙击步枪的无声“对话”。2021年，我初次站上帕米尔高原的靶场。此前在平原地区练了7年狙击，我自认为对弹道、风向烂熟于心，可来到高原，过往经验骤然失效：同样的据枪姿势，同样的瞄准要领，打出去的子弹却飘忽不定，弹着点忽左忽右，最大

强军故事会

雪山连绵，长风亘古不息。在这里，风从来不是温柔的。它裹着帕米尔高原的砂石，日夜拍打着大地。它在考验这里的一切——考验草木的根有多深，考验雄鹰的翅膀有多硬，也考验一个兵的信念、毅力和骨气……

天刚破晓，靶场一片寂静，我们早来到阵地。我如往常一样先摸出揣在作训服内袋里的战地手记，翻看并记录着。本子封面被风沙磨得发白，页边卷成波浪。12年，10万多字，纸页间留存着我与手中狙击步枪的无声“对话”。2021年，我初次站上帕米尔高原的靶场。此前在平原地区练了7年狙击，我自认为对弹道、风向烂熟于心，可来到高原，过往经验骤然失效：同样的据枪姿势，同样的瞄准要领，打出去的子弹却飘忽不定，弹着点忽左忽右，最大



伟业(雕塑,局部,位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西侧广场)

资料图片

开山

韩钢

第一次举起火把和铁锤
没有人知晓,山岩中
是否怀着新的春天
还是装满更坚硬的石头

他们便从田垄、戈壁、工厂
和大江大河的四面八方
全力喊着同样的号子
把大地的春天
从坚硬的顽石里
一寸一寸凿了出来

每一次挥动铁锤
火把上的火焰就愈发炽烈
千百万次呐喊以后
一面旗帜就在火光中生长

迎着风,铺展开来

终于,地动山摇的号子
汇成一句话——
春天来了,春天终于来了
开山的人挽着手臂
举着旗帜
站成了山峰本身

诗话